

考 古
木 筆
質 雜
疑 鈔



木
筆
雜
鈔

撰人不詳

中華書局

叢書集成初編

考古質疑（及其他）種

中華書局出版發行

（北京王府井大街三十八號）

秦皇島市資料印刷廠印刷

一九九一年北京第一版

開本：七八七乘一〇九二毫米三十二分之一

統一書號：ISBN7-101-00894-1/K·367

此 據 學 海 類 編 本
排 印 以 編 各 叢 書
僅 有 此 本

木筆雜鈔卷上

宋 撰人闕

余息軫多年，日坐斗室，祇以書卷自娛，小有紀錄，就正良友，匪敢銜其所得也。齋前有木筆一叢，映帶左右，遂名之曰木筆雜鈔云。

舊唐書譏退之爲羅池廟碑，以實柳人之妄。然余按龍城錄云：羅池北，龍城勝地也。役者得白石，上微辨刻書云：龍城柳神所守，驅厲鬼。山左首，福土，祗制九醜，予得之不詳其理。特欲隱余於斯歟？審如是，則碑中所載子厚告其部將等云云，未必皆柳人之妄。而詩所謂驅厲鬼兮山之左，豈亦用石刻語耶？然子厚嘗曰：聖人之道，不窮異以爲神，不援天以爲言。其月令論斷刑論、天說、禮說、非國語等諸篇，皆此意。而龍城錄乃多眩怪不經，又何也。

尙書諸序，初總爲一篇。毛詩序亦然。史記有自序，西漢書楊雄傳通載法言，諸序放此例也。其曰作五帝本紀第一，作夏本紀第二，譏學行，譏吾子之類，與作堯典作舜典之義同。蓋序語也。韓退之原鬼篇末亦云：作原鬼，晦庵考異謂古書篇題多在後。荀子諸賦是也。但此篇前既有題，不應復出，以恐觀之。此乃結語，非篇題也。其文意以爲適丁民有物怪之時，故作原鬼以明之。如史記河渠書末云：余從負薪塞宜房，悲瓠子之詩，而作河渠書，退之正祖此。又送竇平序末亦云：昌黎韓愈嘉趙南海之能得人，壯

從事之答於知己不憚行於遠也。又樂貽周之愛其族叔父能令文辭以寵榮之作送資從事少府平序後人沿襲者甚多如李習之高慙女碑云余既悲而嘉之於是作高慙女碑杜牧原十六衛云作原十六衛賈同資荀云故作資荀以示來者孫復儒辱云故作儒辱荆公閱習云作閱習豈皆篇題之謂哉

白虎通云司空主土不言土言空者謂空尚主之何況於實以微見著也漢儒之繆如此可發千載之囁蔣考叔天台人名鵲背著蒙齋門人錄內載漢用鳩杖事舉風俗通云俗說高祖與項羽戰於京索間遁於薄中羽追求之時鳩正鳴其上追之者以爲必無人遂脫及卽位異此鳩故作鳩杖以扶老愚謂俗說恐未必然按後漢禮儀志云仲秋之月縣道皆按戶比民年始七十者授之以玉杖舖之糜粥八十九十禮有加賜玉杖長尺端以鳩鳥爲飾鳴者不時之鳥也欲老人不噤

王深甫集有臨河寄介卿詩曾南豐集亦有寄王介卿詩能改齋漫錄載南豐懷友篇蓋集中所遺者其篇末云作懷友書兩通一自藏一納介卿家

文選樂府四首稱古辭不知作者姓氏然君子行李善本無之此篇載于曹子建集意卽子建作也陳勝傳陳守令皆不在獨守丞與戰譙門中師古曰郡丞之居守者一曰郡守之丞

貞元十五年六月二十九日隴西李翱敬拜禹之堂下自賀階升北面立弗敢嘆弗敢祈退降復敬再拜笑而歸且歌曰惟天地之無窮哀人生之長勤往者余弗及來者余弗聞已而已而此李翱拜禹言見

集中姚鉉取之於文粹所歌卽屈原遠遊中語也。蓋與接輿、楊朱、唐衢、韓愈同意可悲矣。

退之獲麟解云。角者吾知其爲牛。蠶者吾知其爲馬。犬豕豺狼麋鹿吾知其爲犬豕豺狼麋鹿也。惟麟也不可知。句法蓋祖史記。老子傳云。孔子謂弟子曰。鳥吾知其能飛。獸吾知其能走。魚吾知其能遊。走者可以爲罔。遊者可以爲綸。飛者可以爲矰。至于龍吾不知其乘風雲而上天。子厚遊黃溪記云。北之晉西適邇。東極吳。南至楚越之交。其間名山水而州者以百數。永最善。環永之治百里。北至于浯溪。西至于溪之源。南至于瀧泉。東至于黃溪東屯。其間名山水而邨者以百數。黃溪最善。句法亦祖史記。西南夷傳。西南夷君長以什數。夜郎最大。自滇以北君長以什數。邛都最大。

柳子厚祭呂衡州文云。嗚呼化光。今復何爲乎。止乎行乎。昧乎明乎。豈滂爲大空。與化無窮乎。將結爲光耀。以助臨照乎。豈爲雨爲露。以澤下土乎。將爲雷爲霆。以泄怨怒乎。豈爲鳳爲麟。爲景星爲慶雲。以寓其神乎。將爲金爲錫。爲圭爲璧。以栖其魄乎。豈復爲賢人以續其志。將奮爲神明以遂其義乎。後秦少游弔鍾文全放此云。嗚呼鍾乎。今焉在乎。豈復爲激宮流羽。以嗣其故乎。將憑化而遷改易制。以周其用乎。豈爲錢爲鍾。爲銍爲釜。以供耕稼之職。將爲鼎鼐。以効烹飪之功乎。豈爲浮圖老子之像。巍然瞻仰於繙素乎。豈爲麟趾麋蹄之形。翕然爲玩於邦國乎。豈爲于越之劍。氣如虹霓。掃除妖氛於指顧之間乎。將爲百鍊之鑑。湛如止水。別妍醜於高堂之上乎。然子厚又倣楚辭卜居篇耳。

飲酒謂之食酒。子定國傳。定國食酒至數石不亂。如淳曰。食酒猶言喜酒。師古曰。若依如氏之說。食字當

音嗜此說非也。食酒者謂能多飲。費盡其酒。猶云食言焉。今流俗書輒改食字作飲字。失其真也。然食酒至數石不能亂。可謂善飲。古今所罕有也。柳子厚序飲亦云。吾病痞不能食酒。至是醉焉。

蜀主衍荒淫。惑于宦人王承休。遂決秦州之幸。詔下中外切諫。母后泣而止之。以至絕食。衍皆不從。前秦州節度判官蒲禹卿叩馬泣血上表。累千五百餘言。且曰。望陛下以名教而自節。以禮樂而自防。循道德之規。受師傅之訓。知社稷之不易。想稼穡之艱難。惜高祖之基局。似太宗之臨御。賢賢易色。孜孜爲心。無稽之言勿聽。非詢之謀勿用。聽五音而受諫。以三鏡而照懷。少止息於諸處林亭。多觀覽于前王書史。別修上德。用卜遠圖。莫遣色荒。勿令酒惑。常親政事。勿恣閒遊。又曰。陛下與唐主方申歡好。信幣交馳。但慮聞道聖駕親行。別懷疑忌。其或專差使命。請陛下境上會盟。未審聖躬去與不去。又曰。陛下慕承以來。率意頻離宮闕。勞心費力。有何所爲。此際依然整蹕。又擬遠別宸宮。昔秦王之鑾。絕不回。煬帝之龍舟。不返。又曰。忍教置卻宗祧。言將道斷。使蒸民以何托。令慈母以何享。若不慮於危亡。但恐乖於仁孝。又曰。劉禪俄降於鄧艾。李勢還歸於桓溫。皆爲不取直言。不恤政事。不信王道。不念生靈。以三國人之心。無一可保。山河之險。無一可憑。衍竟不從。行至縣谷。唐師已入其境。狼狽而歸。遂降魏王。岷岷當五代時。忠義之士。落落如晨星。歐公作史。嘗有五代無全人之嘆。幸而有焉。則又爲之咨嗟嘆息。反覆不置。如蒲禹卿之忠諫。非特蜀之所少。亦天下所希有也。然史中曾不少槩見。但云衍幸秦州。羣臣切諫而已。豈歐公偶失此耶。予於太平廣記得此事。故表而出之。

太史公言離騷者，遭憂也。離，訓遭。騷，訓憂。屈以此命名，其文則賦也。故班固藝文志有屈原賦二十五篇。梁昭明集文選，不併歸賦門，而別名之曰騷。後人沿襲，皆以騷稱。可謂無義。篇題名義，且不知。況文乎？世俗誤以錄囚爲慮囚，按舊不疑傳，每行縣錄囚徒遺，師古曰：省錄之，知其情狀有冤滯與否。今云慮囚，本錄音之去者耳。音力具反，而近俗訛其文，遂爲思慮之慮。然則錄誤爲慮，自唐已然矣。

莊子內篇德充符云：自其異者視之，肝膽楚越也；自其同者視之，萬物皆一也。東坡赤壁賦云：蓋將自其變者觀之，雖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變者觀之，則物與我皆無盡也。而又何羨乎？蓋用莊子語意。梁任昉有文章緣起一卷，著秦漢以來文章名目之始。按論之名，起于秦漢以前。荀子禮論、樂論、莊子齊物論，俱到十二論。呂不韋八覽六論是也。至漢，則有賈誼過秦論，昉乃以王褒四子講德論爲始。誤矣。柳子厚云：夫文爲之難，知之愈難耳。是知文之難甚於爲文之難也。蓋世有能爲文者，其識見猶倚於一偏，況不能爲文者乎？昌黎毛穎傳，楊誨之猶大笑以爲怪。誨之蓋與柳子厚交游，號稍有才者也。東坡謂南豐編太白集，如贈懷素草書歌，并笑矣乎等篇，非太白詩，而濫與集中。東萊編文鑑，晦庵未以爲然。以諸有識者所見，尚不同如此。則俗人之論，易爲紛紛，宜無足怪也。故韓文公則爲時人笑，且排下筆稱意，則人必怪之。歐公作尹師魯墓銘，則或以爲疵繆。歐公初取東坡，則羣嘲聚罵者動滿千百。而東坡亦言：張文潛秦少游，士之超軼絕塵者，士駭所未聞，不能無異同。故紛紛之論，亦嘗及吾與二子。吾策之審矣。士如良金美玉，市有定價，豈可以愛憎口舌貴賤之歟？作太息一篇，使秦少章藏於家。三

年然後出之。蓋三年後當論定也。往時水心先生汲引後進。如飢渴然。自周仲南死。文字之傳。未有所屬。晚得貧窶陳壽老。即傾倒付囑之。時士論猶未厭水心。舉太息一篇爲證。且謂他日之論。終當定於今日。今纔十數年。世上文字。日益衰落。而貧窶卓然爲學者所宗。則論定固無疑。然水心之文。世猶深知之者少。則於貧窶之文。宜亦未必盡知之也。更一二百年後。以俟作者。然後論益定耳。

水心少與陳龍川游。龍川才高而學未粹。氣豪而心未平。水心每以爲然也。作抱膝軒詩。鐫諸規。責切中其病。是時水心初起。而龍川已有盛名。龍川雖不樂。亦不怒。垂死。猶托銘於水心。曰。銘或不信。吾當虛空中與子辯。故水心祭龍川文云。子不余謬。懸俾余銘。且曰。必信。視我如生。疇昔之言。余豈敢苟。哀哉。此酒能復飲否。水心既嘗爲銘。而病耗失之。後乃爲集序。精峭卓特。歎其才不爲世所知。世所知者科日耳。又謂同甫之學。惟東萊知之。晦庵不予。又不能奪。而予猶不曉。皆所謂必信者。後諸子再求銘。水心遂以陳同甫王道甫合爲一銘。蓋用太史公老子韓非及魯連鄒陽同傳之意。老子非韓非之比。然異端著書則同。魯連非鄒陽之比。然慷慨言事則同。陳同甫之視王道甫。雖差有高下。而有志復讎。不畏權倖則同。其言大義大慮大節。以爲春秋戰國之材。無是。稱揚同甫至矣。末後微寓抑揚。其論尤正。又與昌黎許柳子厚略相類。水心於龍川。自少至老。自生至死。只守一說。而後輩不知本末。或以爲疑。此要當爲知者道也。

西山初守泉南。士民愛之如父母。後帥隆興。頗抑強扶弱。謗譽幾相半。故帥潭。士民愛之復如泉南。後西

山退居。書於冊云。洪之政廢。任氣爲之也。湘之政醇。任理爲之也。若公可謂知過進德者矣。

國史章得象傳。閩中謠云。南臺江合出宰相。至得象相時。沙湧可涉。台州舊有謠云。下渡沙漲出宰相。至謝子肅爲相。果驗。

爲文須遇佳題。伸直筆。不然。則文雖工。不足貴矣。今世以掌制爲儒者至榮。夫不能堪其任者。固不足爲榮矣。就能堪其任。而朝廷或繆於升黜。不必遇佳題。朝廷或牽於忌諱。不能伸直筆。則掌制乃儒者之至辱也。開禧間。廟堂欲以水心直北門。水心辭不能。且云。某作一語。當用十日半月。恐不及事。蓋是時國論已非。水心正慮墮此二者。故設辭耳。賀窗初入館。史相極傾慕。未幾。意嚮不合。語人曰。陳壽老好一臺諫官。只太執耳。後又遣所親論意。欲以爲樞直學士院。賀窗答云。某不能以文字與人改。不可爲權置。史聞之不樂。賀窗遂久不遷。蓋史當國。凡代言者。必進基本。史或手自塗抹。或令館人刪改。如辛卯火災。陳立道卓草罪己求言詔。有云。朕爲人子孫。而不能保守宗廟。爲人父母。而不能安全井邑。蓋有意味。史惡其太直。不用。再具藁。復不用。至三具藁。復不付出。叩之。則曰。令數文竄改矣。數文。其子宅之也。陳但飲氣而已。所謂儒者之至辱。又不止於無佳題。枉直筆而已。當時代言之人。猶不自知恥。可嘆也。

本朝四六。以歐公爲第一。蘇王次之。然歐公本工時文。早年所爲四六。見別集。皆排比而綺靡。自爲古文後。方一洗去。遂與初作迥然不同。他日見二蘇四六。亦謂其不減古文。蓋四六與古文同一關鍵也。然

二蘇四六尚議論有氣微而荆公則以辭趣典雅爲主其兼之者歐公耳水心於歐公四六暗誦如流而所作亦甚似之顧其簡淡朴素無一毫嫵媚之態行於自然無用事用句之癖尤世俗所難識也水心與貧窶論四六貧窶云歐作得五六分蘇四五分王三分水心笑曰歐更與饒一兩分可也水心見貧窶四六數篇如代謝希孟上錢相之類深嘆賞之蓋理趣深而光綏長以文人之華藻立儒爲之典刑合歐蘇王爲一家者也真西山嘗謂余四六頗淡淨而有味余謝不敢當因言本得法於貧窶然才短終不能到也

孔子適周問禮於老子老子曰吾聞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虛氣與多慾態色與淫志是皆無益於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者若是而已夫孔子以禮問聃則聃非不知禮者而聃之言如此亦豈非禮之意然而獨諱言禮顧以爲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也蓋聃之於禮尙其意不尙其文然使文而可廢則意亦不能以獨立矣此老子鑑文之弊而矯枉過正之言也或謂有二老子絕滅禮樂之老子與孔子問禮之老子不同兼太史公老子傳多疑詞既稱莫知其所終又稱百六十餘歲或二百餘歲既稱太史儋卽老子又稱非也世莫知其然否意者有二子而太史公不能斷耶余謂老子所答問禮之言卽是道德五千言之旨其論禮之意則是其廢禮之文則非耳太史公雖不能斷然亦卒斷之曰老子隱君子也既曰隱則其年莫得詳亦宜矣且太史公去周近尙不能斷後二千餘年將何所據而斷耶

歐公記菱溪石。慮後人取去。則以劉氏子孫不能長有此石爲戒。東坡記四善堂。慮後人取去。則既以父母感動人子。而亦以廣明之賊。不能全子孫。而有此畫爲戒。以僕觀之。石雖奇。畫雖工。要皆外物耳。歐公之移置二石。雖非取爲己有。其爲取一也。東坡既知捨此畫矣。而猶汲汲恐他人之取。其爲不能捨。亦一也。石與畫。自二公不能不戀戀。而欲使他人不戀戀得乎。中人以上不待戒。中人以下。苟萌貪心。雖刑禍立至。尙不知戒。況身後盛衰乎。且東坡之捨此畫。曰爲父母也。安知他人取之者。不亦曰爲父母乎。然則二公之見。猶不免於癡矣。郁云米元章臨終。焚所玩法書名畫。即是此意。

台之詩。稱永母以餽爲日。蓋非虛語。廣韻言鮓。卽水母也。以餽爲日。

文雖奇。不可損正氣。文雖工。不可掩素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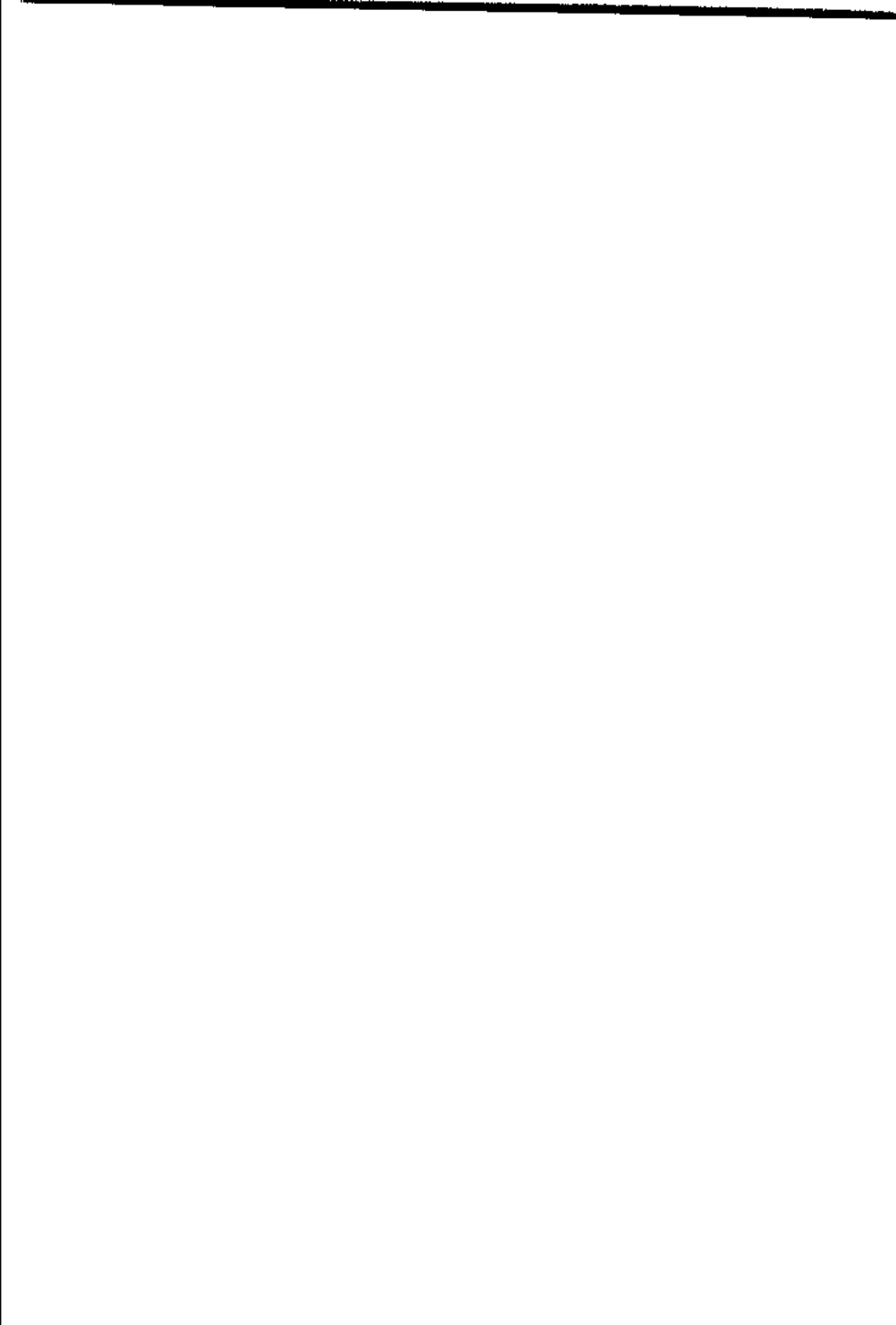
爲文大槩有三。主之以理。張之以氣。束之以法。

前輩爲文。雖或爲流俗嗤點。然不肯輒輕改。蓋意趣規模已定。輕重抑揚已不苟。難於遷就投合也。歐公作范文正公神道碑。載呂范交歡。如怨始末。范公之子堯夫不樂。欲刪改。公不從。堯夫竟自刪去一二處。公謂薛充明曰。范公碑。爲其子弟擅於石本移動。使人恨之。荆公作錢公輔母墓銘。錢以不載甲科。通判出身。及諸孫名。欲有所增損。荆公答之甚詳。大略謂一甲科通判。苟粗知爲詞賦。雖閭巷小人。皆可以得之。何足道哉。故銘以謂閭巷之士。以爲夫人榮。明天下有識者。不以置悲歡榮辱於其心也。七孫輩文。有可道固不宜略。若皆兒童賢。不肖未可知。列之於義何當也。又云。鄙文自有意義。不可改也。

宜以見。而別求能如是下意者爲之耳。東坡作王晉卿寶繪堂記。內云。鍾繇至以此嘔血發家。宋孝武王僧虔至以此相忌。桓元之走剡。王涯之投壁。皆以兒戲害而國凶而身此。曹意之禍也。王維所引用非美事。請改之。坡答云。不使則已。使卽不當改。蓋人情喜諛而多避忌。雖范錢干問人猶不免。何怪流俗之紛紛乎。而作者之文。固不肯諛。固不肯避忌。雖與范錢干厚善。亦終不爲改也。水心作汪參政勃墓誌。有云。佐佑執政。共持國論。執政蓋與秦檜同時者也。汪之孫。浙東憲綱不樂。請改。水心答云。凡秦檜時執政。某未有言其善者。獨以先正厚德。故勉爲此。自謂已極稱揚。不知盛意猶未足也。汪請益力。終不從。未幾。水心死。趙蹈中方刊文集。未就。門下有受汪囑者。竟爲除去佐佑執政四字。碑本亦除之。本非水心之意也。水心答書。惜不見集中。退之云。吾之爲此文。豈取其句讀不類於今者邪。思古人而不得見。學古道則欲兼通其詞。通其詞者。本志於古道者也。古之道不苟毀譽於人。則吾之爲斯文。皆有實也。然則妄改以投合。則失其實矣。程伯長墓誌。爲一僧寺記。有賈人致白金求書姓名。伯長擲金於地曰。吾甯餓死。終不以匪人汙吾文也。夫求書姓名且不可。而肯妄改以投合乎。前古作者。所爲墓誌及他文。後多收入史傳。使當時苟務投合。則已不能自信。豈能信世乎。水心爲貧窶集序。末云。趙捨一心之信否。賊百世之公。此二句最有味。學文者宜思焉。故凡欺誑以爲文者。文雖工。必不傳也。水心文本用編年法。自淳熙後。道學興廢。立君用兵。始末。國勢升降。君子小人。離合消長。歷歷可見。後之爲史。當資焉。

水心與貧窗論文至夜半。曰：四十年前曾與呂丈說。呂丈，東萊也。因問貧窗某文如何。時案上置牡丹數瓶。貧窗曰：譬如此牡丹花，他人只一種。先生能數十百種。蓋極文章之變者。水心曰：此安敢當。但譬之人家觴客，或雖金銀器照座，然不免出於假借。自家羅列，僅磁缶瓦杯，然卻是自家物色。水心蓋謂不蹈襲前人耳。磁瓦雖謙辭，不蹈襲則實語也。然不蹈襲最難，必有異稟絕識，融會古今文字於胸中，而灑然自出一機軸方可。不然，則雖臨紙雕鑿，祇益爲下耳。韓昌黎爲樊宗師墓誌，言其所著述甚多，凡七十五卷，又一千四十餘篇。古未嘗有，而不蹈襲前人一言一句，又以爲文從字順，則樊之文亦高矣。然今傳於世者僅數篇，皆艱澀幾不可句，則所謂文從字順者安在此，不可曉也。

相如賦云：諸蔗巴苴。注云：甘柘也。曹子建都蔗詩云：都蔗雖甘，杖之必折。巧言雖美，用之必滅。六帖云：張協有都蔗賦。



木筆雜鈔卷下

四時異景，萬卉殊態，乃見化工之妙。肥瘠各稱，妍淡曲盡，乃見畫工之妙。水心爲諸人墓誌，廊廟者赫奕，州縣者艱勤，經行者淳粹，辭華者秀穎，馳騁者奇麗，隱逸者幽深，抑鬱者悲憤，隨其資質，與之形貌，可以見文章之妙。

歐公凡遇後進投卷，可采者悉錄之爲一冊，名曰文林，公爲一世文宗，於後進片言隻字，乃珍重如此，今人可以鑑矣。

王黃州以昌黎祭裴太常文，飮石之儲，常寢於私室，方丈之食，每盛於賓筵，爲慚筆，益不免類排，陳止齋亦以昌黎顏子不貳過論爲慚筆，益不免有科舉氣，余觀昌黎祭薛中丞文，豈亦所謂慚筆者耶？然顏子論乃少作，不足怪，二祭文皆爲衆人作，則稍屈筆力，以略傍衆人意，雖退之亦有不得已焉耳。

王德父名象祖，臨海人，早從邱宗卿入蜀，有志義，力學，工古文，晚爲水心所知，德父嘗爲余言，自古亭文人之至樂者，莫如東坡，在徐州作一黃鶴樓，不自爲記，而使弟子由，門人秦太虛爲賦，客陳無已爲銘，但自袖手爲詩而已，有此弟，有此門人，有此客，可以招呼如意，而雄視百代，文人至樂，孰過於此歟？余謂自古山水游觀之處，遇名筆者已罕，幸而遇，則大者文一篇，小者詩一聯而止耳，未有同時三文，而皆卓偉可以傳不朽者，坡之詩又未論也，盛山十二詩，唱者止如此，和者固不能無優劣，退之滕王閣